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

焚烧的黄昏

邓荣弟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焚 烧 的 黄 昏

邓荣弟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 名: 焚烧的黄昏
作 者: 邓荣弟
出 版
发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西湖文化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4 万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12.80 元

ISBN7-80579-940-7/I·765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总序

江西省作家协会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江西的文学创作事业获得现、当代文学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一大批老、中、青作家带着他们丰硕的创作成果登上中国文坛。并且,这种发展的势头长盛不衰。与之相适应的是,江西省作家协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社会各方的支持下,为扶植本省作家著作的出版,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工作。从 1985 年开始,先后筹资、组织、编辑出版了《江西谷雨文学创作丛书》30 本,《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7 卷 8 本,《江西青年文学创作丛书》21 本及文艺理论和评论集若干本。其中《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荣获中华文学基金会 1990 年度庄重文文学奖。为全省 31 名会员出版了个人作品专集,42 名会员出版了作品合集;446 人(次)的作品进入了丛书合集。无论从时间还是数量上看,江西省作家协会扶植会员著作出版工作取得的成绩,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1993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又批准了省作协关于申请建立全省文学创作出版基金的报告,由省财政下拨了专项基金,对全省文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给予了有力的资助。在此基础上,省作协继续得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共同协商拟订了合作出版《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的计划,并于1994年开始实施。江西省作家协会扶植会员著作出版的工作由此走上经常化、制度化的轨道。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正向着现代化强国的路上迅跑,这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了无限广阔美好的前景。愿全省作家更加振奋,更加努力,更深入地扎根生活,更热情地面向现实、面向时代、面向未来,创造更多更大的成绩,为我省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为当代中国文学,作出文学赣军应有的贡献!

1994年元月

序

杨佩瑾

其实,只要读过本书首篇《靓城之恋》,我这篇序就显得有点多余了。作者为他的作家梦写了一句题记:“我用人生写小说,我用小说写人生。”从中,读者不难看出作者从事文学创作的感情世界了。

小说自然是写人生的。人生是多姿多彩的。尤其是芸芸众生的感情世界,则更是色彩缤纷,从有小说以来,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都未能将它描写出万一。对于人生这个万花筒,不同的作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不同的观察与思考,获得不同的印象,产生不同的感情,从而写出不同的作品,又从而显示了不同作家各自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有位美籍华人女作家曾问我:“如今的作家,有的笑世界,有的骂世界,有的哭世界,你属于哪一种?”这里,我也不妨借来问问本书作者邓荣弟。不过,我已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回答:他——爱世界。

荣弟的作家梦是绿色的。它产生于他家乡那片幽美的绿色山野。他眷恋有着美丽传说的绿玉一般的山山水水,眷恋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亲人们,眷恋

并尊崇为争取美好生活进行艰苦奋斗并为之献出生命的先辈，眷恋并热爱为创造美好的新生活而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青春伙伴们。他充满爱意地赞美妻子的美丽，孩子的可爱，父母的慈祥，乡亲的善良。他饶有兴味地描绘青春梦想。他几乎是呜咽着述说先辈们牺牲的惨烈。爱得真挚，笑得开怀，哭得伤心。这一切，无不出自作者的一颗赤子之心。他以赤子的目光观察世界，观察人生；他以赤子的真诚热爱人生，赞美人生。这就注定了他是属于“爱世界”的这一类作家，是一位做着绿色作家梦的作家。

对于读者来说，如今出书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可是对于作家来说，尤其是对于大多数目前还是“明日之星”的青年作家来说，出书却难乎其难。这一方面固然也反映了文学的繁荣，出书竞争之热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遇到的新问题。这对作家来说，无疑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新课题——当然也是老课题：如何不懈地提高自己作品的文学性与可读性，做到雅俗共赏，老少受益。荣弟能在这样的时候，出版他的中短篇集子，是颇不容易的，这也反映了他在文学上的功力和作品与时代与读者的贴近和共鸣。这是十分可贵的。

祝荣弟的绿色作家梦不断出现绚丽的新境界。梦醒时，绿荫满目。

1997年12月8日于南昌

目 录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总序·····	(1)
序·····	杨佩瑾(1)
靓城之恋·····	(1)
焚烧的黄昏·····	(28)
只吻半边脸·····	(34)
换婆婆·····	(36)
绿兰·····	(41)
大学春秋·····	(53)
夫子无泪·····	(66)
八百亡灵祭·····	(82)
军魂·····	(123)
永远的情影·····	(155)
女战俘·····	(198)
野店·····	(221)
新长恨歌·····	(249)
一个被遗忘的女红军·····	(320)
后记·····	(344)

靚 城 之 恋

——我的作家梦

我用人生写小说，我用小说写人生。

——题记

我的家乡在赣东北。

这是一片先烈热血濡浸的土地。

我的家乡有两座名山：一座怀玉山，一座三清山。

怀玉山先出名，它与一个不朽的英名维系在一起——1935年春，方志敏与粟裕大将率三千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壮士在此遭到十倍于我的敌重兵围剿。时任该部队参谋长的粟裕奉命率先头部队突围而出，而方志敏被捕于怀玉山中的高竹山。那段历史，悲壮、凝重，惨烈至极。

三清山后出名，1984年才被独具慧眼的摄影师解廷勇搬上银幕，介绍给世人。

家乡还有条微型的江，她的芳名叫冰溪。玉洁冰清的江，犹如待嫁闺中的纯情少女。她源自三清山，汇入信江再流进鄱阳湖，最后涌起白色的浪花奔

向浩瀚的大海……

怀玉山雄浑，恢宏，博大。天帝遗玉的地方，埋着一部彩色的传奇。进入怀玉山的腹地，那莽莽苍苍的植被，喷珠溅玉的飞瀑，起伏绵亘的山峦，活脱脱一幅追日时久终于力竭而倒卧休憩的夸父形象。

三清山俊俏，奇秀，旖旎多情。道家仙人炼丹的所在，处处有云雾飘渺，时时有佛光闪现。登上梯云岭，别坐缆车，便一步一个景点，十步一个景观了。凝眸女神峰，无论是日里看还是月下看，你都能拥有糅合着古典美与现代气息的浪漫情调。

多年来，我一直搞不懂并深深地替一个人惋惜：中国最卓有建树的探险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当年为什么就不肯多跋涉几个时辰呢？如果他见到了梯云岭一带的胜景绝景，他还会把那倾注了满腔才情灵气的锦绣文章给黄山、给庐山吗？

可见，对美的发现，也宛若摘星之难。

我是喝冰溪水长大的。尽管学龄前的一段童年时光是在杭州郊外的运河边度过的，但那时幼稚的感悟力并没给我文学的记忆里留下太多的印痕。我是一个纯粹的冰溪之子。

家在故林吴楚间，冰为溪水玉为山。

玉山位于闽浙赣皖的交接地带，古属吴楚之间，素有“两江锁钥，八省通衢”之誉。1933年，大作家郁达夫沿刚竣工的杭江铁路来到冰溪河边，惊叹于她的天生丽质与迷人神韵，留下了一篇质朴隽永的《冰川纪秀》，文中有段这样的描述：“沿城河的一排住宅，窗明几净，倒影溪中，远看好像是威匿思（威尼斯）市里的通衢。”

威尼斯是世界著名的水城，风光旖旎。能被郁达夫称作“东方的威尼斯城”，故乡当此殊荣。

张贤亮写作依托黄河,底蕴是“商洛文化”;李杭育把钱塘江当作他的“郭川江”。那么,冰溪便是我美丽的母亲河!

我有个师大作家班的同学叫李志川的,湖口人。我们同住那幢研究生楼210室达两年时间,彼此挺了解,都好强,曾比试过谁的写作速度快些,由于一夜间都写出过二万字的小说(说好要达到发表水平的),被同学们戏称为班上的“四大快手”之二。他是喝鄱阳湖水长膘的,绰号“小胖子”,屁股丰满得跟女人似的。特会做小说,还玩电影,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本写得很轻松。但是,他的依托是鄱阳湖,他的许多小说都有鄱湖的鱼腥味,带着这国内第一大淡水湖的鱼乡风情。年前他给我来信(电脑打的)说,现在写作心里有点发慌……慌什么?不是中气底气才气不足,而是离开了鄱阳湖的缘故。干嘛要离开母亲湖,离开写作的母土呢?

为了女儿。

女儿到上海念高中去了,今年高考。谁让他娶了个上海姑娘呢(他爱人是当年上海下放知青)!上海有政策,知青的后代可以回上海落户。这不,江苏的锡山市文学院把他给“挖”去了,同时把他的那位上海知青出身的原配也给在市图书馆安排了。

他感到很无奈,虽然锡山市给他以全方位的高待遇。

本来嘛,世上无绝对完美的事情。离女儿近了,离写作母土远了。为人父为人夫多少得有点牺牲精神。他很能写,现在亦然。只是那种浓浓的鱼腥味会逐渐淡出,融进都市的风。祸兮福兮,难以逆料。但树挪死,人挪活,再悲壮的迁徙,也是人生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我说是喝冰溪水长大的,其实不然。因为溪水是女人浣衣用的,饮用水则要挑着水桶用绳长一二丈的吊桶到井里去汲。

我家住在小溪底，门前有一座铺青石板的红石墩桥，对面人家天井里有口井。这井无名，姑且叫它甜泉井，井旁人家有个哑巴壮汉，喝这口井水的人也有人叫它“哑巴子井”，那是以人为井命名了。可别认为这是口普通的井，水质特纯净且带甜味，如同甘霖，冬暖夏凉，还润肤养颜，比现在的太空水、纯净水、矿泉水实际品位高多了。喝这水只一件不好，你女孩子出落得再妩媚也不打紧，干嘛连男孩也长得像女孩，那皮肤白净得几近水灵，且性情腼腆怕羞，见生人就爱脸红。所以小时候的我，粉团团的，皮肤弹指欲破，爱抱我亲我的阿姨、姐姐特多，害得我长大后注定不能很男子汉气。

冰溪河静静流，我在母亲河畔渐渐长。

我的父母兄弟

我的家乡是个“博士县”，称得上书香门第的人家很多。我家勉强算一个。家父十八岁就离乡背井去了“天堂”——杭州，先是念浙江省立高级蚕桑学校，毕业后就受雇于资本家充当人家的“高级打工仔”，充其量是高级职员，属白领阶层，后来成了高级工程师。1980年病故在杭州半山肿瘤医院，一辈子抽的是“西湖”或“利群”香烟，没见过“红塔山”、“阿诗玛”。他是搞技术的，当了大半辈子的技术科长，并不懂哲学与文学。我念小学高年级时挺喜欢看长篇小说，像《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三家巷》、《苦斗》、《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城春秋》、《塞上烽烟》、《暴风骤雨》，以及《海底二万里》等，都是在书店里偷偷地囫囵吞枣样地看完的。我多么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书架，哪怕架上只有十几本“砖头”。于是，每逢过年时节（我爸爸只在春

节期间才回玉山老家与他的妻儿们团聚一周左右),我就特别兴奋。因为这时候,我才有希望从妈妈的手上得到五毛至一块的压岁钱,那我便可以小鹿般直奔书店买一本我最喜爱的小说书了。

记得1960年春节,家父坐轮船倒公交车挤火车到了玉山过浮桥,把一袋几十斤重的杭州产年糕提回家,顾不上让他老人家擦把汗、喝口热茶,我就涨红了脸蛋小雀子般飞到他跟前,向他讨一块八毛钱——新华书店刚到了两本厚厚的十分好看的长篇小说,一部是《战斗的青春》,另一部是《平原枪声》,前面一部的书价是一元七角八分。我当时心里想,虽说这两部书我都十分想买到手,但我知道,狮子大开口,肯定讨不到,能先买一部就算不错了。

谁知,家父竟不肯。我泪眼汪汪地将求助的目光投向因父亲回家而双颊绯红的妈妈,妈妈正忙着从父亲鼓鼓的行囊中往外掏那又白又软的杭州年糕,暂时还没有闲暇注意到她最心爱的二儿子委屈的表情。父亲当时的月薪是78元,那年头当算是高薪阶层了,但他每月寄回家55元,自己还要储蓄5元,留着过年前买东西回家,平时过得很节俭的。我哪知道呀,1960年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开始,萝卜青菜已卖到块把两块一斤,父亲为了这几十斤年糕,已穷其一年的积蓄,口袋里的闲钱已经不多,他哪敢把大年初一给我们弟兄三人的压岁钱先预支给我一个人呢!

我不满了,那委屈之泪挟风裹电般汹涌而出。父亲不为所动,待我从妈妈怀里抬起泪眼时,他老人家居然这样开导我:“家里不是有一些书嘛,再说,书是买不完的,每一本新书都想买的话,两个爸爸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喂,弟弟(我的乳名),我告诉

你,《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部分都是典故,里面还有不少是战斗故事……”

我不懂文学的可亲可敬的父亲呵!

不过,到了正月初三,我到底实现了这一愿望——一家伙把这两部书,外加一部《林海雪原》全都捧宝样地给抱回家了。

这是我们家与亲戚的第一次集资赞助行动。压岁钱是每人伍角,弟弟的那份我不会要的,他要留着买鞭炮,方言叫炮仗;哥哥的那份归了我,是妈妈充当的说客。这样,我就有了整整一块钱了,而一块钱在当时就是大钱了。还不够呀,这几部书加起来的总价码是4.98元。不足的金额是我在南昌铁路局工作的姨妈和在江西大学当团委书记的堂兄馈赠的。

那年的春节,是我满足得呈陶醉状的春节!以至连妈妈瞒着睡着的弟弟,特地做了一碗让父亲吃了上火车回厂的鸡蛋下年糕,并拨出了一只焦黄的荷包蛋给我吃,我都不记得蛋香为何味了。在当年,一只完整的荷包蛋只给一个人吃,是件很奢侈且风光的事!

父亲像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他老人家苦了一辈子,当过三四家丝绸厂建厂的技术总监与管生产的技术科长。退休了,还被请到江山市、杭州市的企业做工程师。他没有读过儿子写的作品,他老人家只留给我两句话:认认真真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父亲死在医院里,终年69岁。追悼会恰遇1980年春节前一天,在杭州市殡仪馆举行。虽说是厂休日,但赶来吊唁的人非常多。父亲一生清贫,他的许多徒弟都成了厂长、厂党委书记、高级工程师。这一天,他们都丢开手头的工作或家务事赶来了,还来了两卡车的工人老师傅,男男女女,我大多不认识。他们在

向父亲遗体告别时，都眼圈红红的，有的呜咽着说许多让我掉泪的话。

哥哥代表我们全家致悼词。

哥哥的经历跟爸爸有些相似，十八岁考上北京地质学院，铺盖卷里只揣着一百元人民币，只身上了北京，毕业后分在某大油田搞技术工作。他学的专业是地球物理勘探。先在山东的胜利油田，后调到河南南阳油田。

那时我还没有开始尝试文学创作，所以文学底子厚实的哥哥在头天晚上写悼词时，根本不用和我商量。因为三兄弟中，只有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

悼词写得很好，朴实如我父亲的一生。

弟弟在默默地张罗一切，包括第二天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他都订好了，在杭州市一家最好的餐馆。

1980年时弟弟荣平尚无对象，还在家父呆过大半生的杭州新华丝厂的自动化车间里当推车工（自动化车间里织丝机不用挡车工看守，但运纱靠男工人），月收入34.5元，比我多出整整5元人民币。他是1975年从下放了八年之久的玉山东郊一个生产队里，由父亲的许多徒弟（后来都是掌管了部分实权的正科、副处级干部）主动帮忙，给迁移户口，给转知青插队关系，约模也盖了几十枚鲜红的大印后，很快穿越地域办成了，弟弟成了一名大厂工人。父亲留下的好印象与好人缘，铺就了弟弟最初的命运转折之路。他这时已转了干，任厂计划科副科长的命令已打成了红头文件，摆在了杭州市丝绸局组织干部科科长办公桌上，只等下达宣布。

想不到1980年的年夜饭会在我童年的故乡吃。没有酒，没有满桌的美味佳肴，只有每人桌前一大碗鸡汤卤面。

兄弟仨均囊中羞涩，想雄壮一下也底气不足。妈妈的泪眼仍然未干，她的怀里揣着一张填着天文数字的医药费报销单。父亲患的是肺纵隔肿瘤，不治之症。那年距离周总理因患膀胱癌去逝才四年多时间，中国的尖端医学还没有克癌良方。自觉自爱的妈妈不想增加新华厂领导的麻烦，也没有提任何要求。她大度地对我说：“弟弟，抱上你爸爸的骨灰盒，带你爸爸回玉山去。你爸爸前天早晨，瞅见雪花不再飘了，太阳出来了，还脸上红红地对我说，他想回家……”妈妈最反对铺张。

就这样，我们各吃了一碗品不出任何滋味的鸡汤面，留下弟弟一人，于正月初一，就带着慈父的骨灰盒和无尽的哀思，坐着厂党委赵书记亲自派的小轿车来到杭州站，登上了杭州至南昌的274次快车。同车往返家乡的有姨妈、妈妈、哥哥，还有我和妻儿一共6个人。

弟弟是极坚强的男子汉，他挥别我们时居然没有当着我们的面流一滴眼泪。倒是姨妈与她的胞姐、我们的妈妈，一路上打湿了硬座车厢茶几上的好几块铺布，善解人意的列车员，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将泪痕斑斑的铺布湿了就换、湿了就换……我们臂上佩的黑纱，在白雪皑皑的风雪归途中刺痛了女乘务员的眼睛。

才四虚岁的我的儿子紫晨双手搂定内有骨灰盒的包裹，许是血脉相连、亲情所至的缘故，他一点也不畏惧，只把泪眼迷离的小小脸蛋紧贴在他爷爷的骨灰盒上，嘴里呢呢喃喃地对他妈妈说：“妈妈，咱们就这样带爷爷回玉山么？大前天爷爷还夸我越长越漂亮，怎么爷爷说没有就没有了呢？妈妈，我又不是女儿，怎么会越长越漂亮呢？爷爷的意思肯定是说我越长越帅气……对啵，妈妈？”

妻无言以对,紧紧地把晨儿搂在她丰满的胸前。一路上,她不敢望她的婆婆一眼……

车到玉山,姨妈没有下车,因为姨夫和他们的三个小孩在南昌等着她回家团聚。我和哥哥陪妈妈回到小溪底老宅。

几天后,哥哥先去上饶,拜见他的岳父、岳母,后取道南昌赴武汉转襄樊回南阳油田。南阳是卧龙先生的故居,那儿有座卧龙岗,是玄德公三顾茅庐的地方。

把亡父的骨灰盒蒙上一幅红色的缎面,供在了没有香案桌的厅堂正中央龛子上,哀思滚滚似乎这才逐渐归于平静。

儿子开始进县保育院,妻在县林业局机关上班,日纳万元而无差错,我则以单车代步晴天迎着彩霞,雨天辗过遍地泥泞,每周一趟赶往离家12华里远的一片黄土岗上的师范学校,上我的课,当我一直优秀得自我感动的班主任。

夏天,我与同事用手电照着用汽枪打斑鸠与麻雀,或是照泥鳅、抓黄鳝,或是逮青蛙、摸田螺;冬天的闲暇里,则枪打蜡嘴,铗打野鸡大雁……打发着妻子不在身边带来的寂寞,消耗掉过剩的精力与不安分的情潮……

当然,更多的宁静的夜晚,我在阅读满天星辰,满天星辰也在阅读我。我没有介入外地老师(主要是上海的)疯狂地“贴纸条”、“楚汉相争”的扑克、象棋大战,而是就着自制的柴油灯暗淡的光线读遍了县文化馆图书室里所有的古今中外书籍,同时自学国画与自修《大学语文》、《古代汉语》及《文学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等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课程。我还是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组的全县第一期摄影培训班的优秀学员,我在乡间拍摄的一幅《梨园靓女》在参加地区国庆摄影、美术作品联展中,还荣获二等奖,并被吸收为地区摄影家协会会员。